

欽定唐書

卷百七
十九之
八十五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四

李鄭二王賈舒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揆族孫質狀魁梧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辟河陽節度府從父逢吉爲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昵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位更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時

逢吉方留守怏怏不樂思復用知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卽以注術仲言經義并薦於帝仲言持詭辯激叩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旣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橫帝愈憤恥而憲祖之弑罪人未得雖外假借內不堪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容無仗節死難者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仲言叶力帝外託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尙縗纍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起爲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時太和

八年也其十月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入院詔
法曲弟子二十人侑宴示優寵於是給事中鄭肅韓欽
諫議大夫李珣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璩等共劾
仲言憚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講
至闡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
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帝猶慮官人猜忌
乃疏易五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
臣待訓明年秋七月進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
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啓帝
召還至青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

容使賜鳩死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韋元素河東王踐言於嶺外已行皆賜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尸元和逆黨幾盡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與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讎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爲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帝爲下詔開論羣情稍安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服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爲

然俄賜第勝業里賞賚旁午每進見它宰相備位天子
傾意宦官衛兵皆惴惴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皆
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嘗
建言天下浮屠避徭賦耗國衣食請行業不如令者還
爲民旣執政自白罷因以市恩始注先顯訓藉以進及
勢相埒賴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鎮鳳
翔外爲助援內實猜克待逞且殺之擢所厚善分總兵
柄於是王璠爲太原節度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羅
立言權京兆尹韓約金吾將軍李孝本權御史中丞陰
許璠行餘多募士及金吾臺府卒劫以爲用十一月壬

戊帝御紫宸殿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羣臣賀訓元
輿奏言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之卽
輦如含元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曰
豈約妄邪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因欲閉止
諸宦人使無逸者時璠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
穀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旨聞者趨入邠寧軍
不至璠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
不能舉首士良等怪之曰將軍何爲爾會風動廡幕見
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闔者將闔扉爲宦侍叱爭不及
閉訓急連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有

隨訓入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卽扶輦決杲恩下殿趨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良手搏訓而躡訓壓之將引刀韞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郝志榮搤訓仆之輦入東上閣卽閉宮中呼萬歲元輿雖知謀不以告涯曰上將開延英邪而羣臣見宰相問故會士良遣神策副使劉泰倫陳君奕等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史六七百人復分兵屯諸宮門捕訓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

事連天子相與怨噴帝懼僞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
俄而元輿涯皆爲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乃
自署反狀詔出衛騎千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
城分掩涯訓等第兵遂大掠入黎埴羅讓渾鐵胡証等
家及賈耽廟貲產一空兩省印簿書輒持去祕館圖籍
蕩然無餘者明日召羣臣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光
範門尙閉列兵誰何乃繇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
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久之閤門使馬元贇啓宣政
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
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朝旣而士良白涯與訓謀

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尚書王源中
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
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
民乘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甚衆帝遣楊鎮斬遂
良等屯兵大衢鼓而儆之兵乃止帝逼宦官於是下詔
暴訓涯等罪孝本易綠袴猶金帶以帽障面奔鄭注至
咸陽追騎及之餽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
環第自衛弘志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
爲相璠喜啓闕納之旣行知見紿泣曰李訓累我俄行
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璠見涯

憲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訓旣敗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山依浮屠宗密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盤屋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爲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禽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市皆署斬梟首以徇餽臨刑憤叱獨元輿曰鼂錯張華尙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殺訓弟仲衷元臯始元臯以屬疏自解得去士良訊奴言事前一昔宿訓第遣人追斬之訓死士良捕宗密將殺之怡然曰與訓游久浮屠法遇困則救死

固其分乃釋之是時暴尸旁午有詔棄都外男女孩嬰
相雜廁淹旬許京兆府瘞斂作二大冢葬道左右它日
帝頗思訓數爲李石鄭覃稱其才而宦豎益熾帝末以
制居常忽忽不懌每游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歡顏慘不
展往往瞋目獨語或裴回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
至棄天下云

鄭注絳州翼城人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元和末至
襄陽依節度使李愬爲愬煮黃金餌之寔親遇署衙推
從至徐州稍參處軍政注多藝詭譎陰狡億探人庾隱
輒中所欲爲愬籌事未嘗不用挾邪市權舉軍患之監

軍王守澄白懇懇曰然彼奇士也將軍試與語守澄始
拒不納旣坐機辯橫生鉤得其意守澄大驚引至後堂
語終夕恨相見晚謝懇曰誠如公言卽署巡官守澄入
總樞密與俱至京師厚加贍卹日夜爲守澄計議因陰
通賂遺初士纖巧者附離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旣陷宋
申錫搢紳側目金吾將軍孟文亮鎮邠寧取爲司馬不
肯行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過奉天輒還御史
復言注姦狀請付有司治罪始王涯用注力再輔政又
憚守澄遏其奏更擢通王府司馬右神策判官士議謹
駭劉從諫惡其人欲因斥去之卽表副昭義節度至府

不旬月文宗暴眊守澄復薦注卽日召入對浴堂門賜
賚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進太僕卿
兼御史大夫注資貪沓旣藉權寵專讐官射利貲積鉅
萬不知止起第善和里通永巷飛廡複壁聚京師輕薄
子方鎮將吏以煽聲焰間入神策與守澄語必終日或
夜艾乃罷險人躁夫有所干謝日走門李訓旣附注進
於是兩人權震天下矣尋擢工部尙書翰林侍講學士
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
謂功在晷刻帝惑之乘是進退士大夫撓骹朝法賢不
肖淆亂以爲弛張當然衆策其必亂帝問富人術以權

茶對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圃而給其直工自擷暴則利
悉之官帝始詔王涯爲權茶使又言秦雍災當興役厭
之帝嘗詠杜甫曲江辭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
有觀榭宮室聞注言卽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
樓承霞亭詔公卿得列舍隄上注本姓魚冒爲鄭故當
時號魚鄭及用事人庾謂曰水族貌寢陋不能遠視常
衣麤裘外示質素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狀守澄神其
術故中人皆昵愛俄檢校尙書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
使詔月入奏事請寮屬於訓訓與舒元興謀終殺注慮
其豪俊爲助更擇臺閣長厚者以錢可復爲副李敬彝

爲司馬盧簡能蕭傑爲判官盧弘茂爲掌書記舊制節度使受命戎服詣兵部謁後寢廢注請復之而王璠郭行餘皆踵爲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帳入辭帝賜通天犀帶出都門旗干折注惡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漣水注奏言守澄國勞舊願身護喪因羣宦者臨送欲以鎮兵悉禽誅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令韓遼知其謀奔武功注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勸注殺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驚撓不暇聽仲清與前少尹陸暢用其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注妻兄魏逢尤佻險

贊注爲姦數顧賊爲率更令鳳翔少尹遣逢至京師與
訓約被誅可復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擢仲清內常
侍遼咸陽令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
軍司馬梟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羣臣皆賀乃夷其家
初未獲注京師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元蕭弘皆
勒兵備非常及是人相慶籍其貲得絹百萬匹它物稱
是注敗前茵生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可
復徽子也爲禮部郎中簡能者簡辭弟駕部員外郎傑
者俛弟也主客員外郎弘茂右拾遺可復將死女年十
四爲所免女曰殺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亦斬